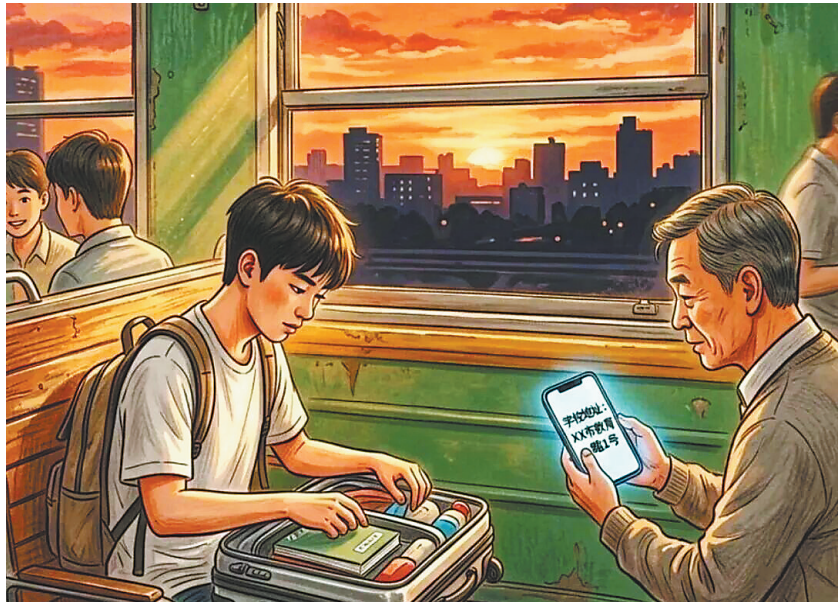


上大学



在我下乡的第七年,连队推荐我上大学。那年,我二十五岁。

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,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。连干部同不同意至关重要。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,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。我因此而顾虑重重。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,请求他汇给我两百元钱。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,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干什么的。信一投进邮筒,我便追悔莫及。我猜测,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,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。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,即使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,他也是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

用钱去贿赂人心的。

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。汇单的附言条上,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:“不勾(够),久(就)来电。”当天,我取回了钱。晚上,下着小雨。我将两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,一边一百元。双手都插在衣兜,紧紧捏着两沓钱,先来到指导员家,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。后来到连长家,鼓了几次勇气,猛然推门进去了。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,立刻告辞,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,两沓钱都被捂湿了。

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。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说:“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,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!他节俭得很呢,一块臭豆腐吃三顿,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……”

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,那时我还幼小,长大后忘了许多事,但这些话却忘不掉。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,沉得像两大块铅。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,我的人格那么卑下,我的动机那么可耻。我恨不得将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腔内呕吐出来,践踏个稀巴烂,践踏到泥土中。

我走出连队很远,躲进两堆木头之间的空隙,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。我哭自己,也哭父亲。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?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,一抹光彩,在一个儿子心中变坏了,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。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,这是多么令人悔恨、令人伤心的事啊!

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。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,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。告别时,我对他们说了一句:“真对不起……”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,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梁晓声

吃酒

酒,应该说饮,或喝。然而我们南方人都叫吃。古诗中有“吃茶”,那么酒也不妨称吃。说起吃酒,我忘不了下述几种情境。

二十多岁时,我在日本结识了一个留学生,崇明人黄涵秋。此人爱吃酒,富有闲情逸致。我二人常常共饮。有一天风和日暖,我们乘小火车到江之岛去游玩。这岛临海的一面,有一片平地,芳草如茵,柳阴如盖,中间设着许多矮榻,榻上铺着红毡毯。我们两人踞坐一榻,就有束红带的女子来招待。“两瓶正宗,两个壶烧。”正宗是日本的黄酒,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。壶烧是这里的名菜,是一种大螺蛳,名叫荣螺,约有拳头大,壳上生许多刺,把刺修整一下,可以摆平,像三足鼎一样。把这大螺蛳烧杀,取出肉来切碎,再放回去,加入酱油等调味品,煮熟,就用这壳作为器皿,请客人吃。这器皿像一把壶,所以名为壶烧。其味甚鲜,确是佐酒佳品。用的筷子更佳:这双筷用纸袋套好,纸袋上印着“消毒割箸”四个字,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,预备吃过之后用的。从纸袋中拔出筷来,但见一半已割裂,一半还连接,让客人自己去裂开来。这木头是消毒过的,而且没有人用过,所以用时心地非常舒适。用后就丢弃,价廉并不可惜。西洋人用刀叉,太笨重,要洗过方能再用;中国人用竹筷,也是洗过再用,很不卫生,即使是象牙筷也不卫生。日本人的消毒割箸,就同牙签一样,只用一次,真乃一大发明。我和老黄在江之岛吃壶烧酒,三杯入口,万虑皆消。海鸟长鸣,天风振袖,但觉心旷神怡,仿佛身在仙境。

又有一种情境,也忘不了。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,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。这里有一家素菜馆,叫做春风松月楼,百年老店,名闻遐迩。

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,每逢闲暇,便相约去吃素酒。我们的吃法很经济:两斤酒,两碗“过浇面”,一碗冬菇。所谓过浇,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,而另盛在碗里,作为酒菜。等到酒吃好了,才和面一起吃。人们常喊作“过桥面”。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。浇头的分量不少,下酒之后,还有剩余,可以浇在面上。

丰子恺

(本版文章均为节选)

M 名诗荟萃

山路

席慕容

我好像答应过你
要和你
一起

走上那条美丽的山路
你说那坡上种满了新茶
还有细密的相思树

我好像答应过你
在一个遥远的春日午后
而今夜在灯下

梳我初白的发

忽然记起了

一些没能实现的诺言

一些无法解释的悲伤

在那条山路上

少年的你

是不是

还在等我

还在急切地向来处张望

菊花

秋季广交会上摆了很多盆菊花。广交会结束了,菊花还没有完全开残。

有一个日本商人问管理人员:“这些花你们打算怎么处理?”答:“扔了!”

“别扔,我买。”他给了一点钱,把开得还正盛的菊花全部包了,订了一架飞机,把菊花从广州空运到日本,张贴了很大的海报:“中国菊展”。卖门票,参观的人很多。他捞了一大笔钱。

中国人长于艺菊,不知始于何年,全国有几个城市的菊花都负盛名,如扬州、镇江、合肥,黄河以北,当以北京为最。

菊花品种甚多,在众多的花卉中也许是最多的。

首先,有各种颜色。最初的菊大概只有黄色的。“鞠有黄华”“零落黄花满地金”“黄华”和菊花是同义词。后来就发展

到什么颜色都有了。黄色的、白色的、紫的、红的、粉的,都有。挪威的散文家别伦·别尔生说各种花里只有菊花有绿色的,也不尽然,牡丹、芍药、月季都有绿的,但像绿菊那样绿得像初新的嫩蚕豆那样,没有。我几年前回乡,在公园里看到一盆绿菊,花大盈尺。

其次,花瓣形状多样,有平瓣的、卷瓣的、管状瓣的。在镇江焦山见过一盆“十丈珠帘”,细长的管瓣下垂到地,说“十丈”当然不会,但三四尺是有的。

北京菊花和南方的差不多,狮子头、蟹爪、小鹅、金背大红……南北皆相似,有的连名字也相同。如一种浅红的瓣,极细而卷曲如一头乱发的,上海人叫它“懒梳妆”,北京人也叫它“懒梳妆”,因为得其神韵。

菊花还是得一棵一棵地看,一朵一朵地看。

汪曾祺